般若智與菩提心\_\_\_\_星雲大師工夫心法研究

台大哲學系杜保瑞

一、前言：

　　本文之作，將以＜般若智與菩提心\_\_\_\_星雲大師工夫心法研究＞，為題，探討星雲大師一生實踐人間佛教理想的工夫心法，亦即他如何培養自己，以及教導弟子和信眾的修行方法。人間佛教是大師一生為了佛教振興所指出的理念宗旨，星雲大師對人間佛教的理念與作法，除了有從佛教教義本身汲取的義理依據之外，還有更多面對社會現實的具體事務，更有大師自我鍛煉的處事智慧。如果說從佛教教義來證成人間佛教是大師理念的學術依據的話，那麼許多大師日常所記的智慧法語，就是大師自創的工夫心法，就是這些智慧使得大師人間佛教有如此輝煌的成效。大師一生就是運用這些處世的智慧原則，鼓勵自己、教育子弟、教化信徒，這些心法智慧，正是大師從佛法的薰陶中以及他的自性中流露出來的，正是大師自創的人間佛教操作實踐心法。心法就是心理修養的工夫，從中國哲學方法論說，就是本體工夫，儒釋道三教都有本體工夫，唯佛教的本體工夫當然是以佛教的實相為蘄向，而般若智與菩提心正是大乘佛教的實相、本心、佛心、佛性，星雲大師於《佛光菜根譚》、《往事百語》、《迷悟之間》《星雲禪話》、《百年佛緣》、《人間萬事》、《當代人心思潮》等等專書中的智慧法語，就是本研究計畫所指的星雲大師的本體工夫心法，這些心法，根本上來自大師救渡眾生的菩提心，但是應世的智慧，卻須般若的空慧以為指導，因此本文以＜般若智與菩提心＞為名，藉由對大師智慧法語的闡釋，揭露大師自創的人間佛教修行心法。可以說，本文既是對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的理論研究，也是對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推廣應用的研究，此一研究方向，並非回溯大乘佛教教義，以為大師理論的證成。而是藉由大師創作的智慧法語，說明佛教般若智與菩提心在現代社會的最新應用版本。大師所有的智慧創作，都是發自他內心的領悟與實踐的結果，也可以說是禪宗哲學及佛教哲學的本體工夫命題的當代最新創作。本文之作，即是要將它們的深度意涵與理論關聯，予以闡釋，闡釋之進行，並非引經據典作教義註解，而是暢通思路，作意旨剖析，以為大師的智慧法語，做再發揮、再推廣的工作。

　　一般來說，都認為大師的人間佛教理念，是傳承自太虛大師，且已由印順導師從理論面予以證成，星雲大師固然有闡釋，但不能與之有別，確有別者，就是人間佛教在現代社會實踐的具體落實，而這就不是太虛及印順所能望其項背的了。因此，研究大師人間佛教的理論，主要定位在他具體落實的種種做法中。對於此事，大師自己也有說法，他常說佛陀成道在人間，弘法在人間，因此佛教就是人間佛教。大師也常說，他自己從小就有人間佛教的性格，人間佛教是每個人自己心中就可以擁有的，不需要說是哪位智者發明發現的。甚至，大師自己有人間佛教的專書著作，自己闡釋意旨。看來，大師自己是要承擔人間佛教的理論與實踐的創造工程了。筆者以為，人間佛教的方向與教理，從太虛倡議、印順創作、到星雲發展，正是一條順勢而說的軌跡，十分合理。但是，人間佛教事業的發生與發展，那就絕對是星雲大師的獨創與貢獻了。人間佛教怎麼做？典範很多，古今都有，也並非今日才有，但能在具體發揮上做到今日佛光山事業團體的風貌者，沒有星雲大師那是辦不到的。不錯，大師的具體做法正是大師的創造。那麼人間佛教的理論面呢？從傳統典籍的意旨疏理上揭露精義，或從現實作法上反映哲理，這都是可說可寫的。而這也正是星雲大師接續太虛、印順之路，加上他的具體實踐而成構的系統，但是，筆者要指出，在人間佛教的理論面上星雲大師是有不同於印順、太虛的理論創造的，這就是大師的智慧法語、工夫心法的創造，這些語錄體的創作型態，就像《論語》，《論語》作為孔子的語錄，正是儒家聖人一生的最真實智慧的流露，孔子個人智慧心法的流出，都成為儒家學派流衍兩千年的價值意識根據。而佛光山佛教事業團體的實踐，也正是星雲大師智慧心法流出下的具體落實，而佛光山未來的永恆事業，也將是這些心法的不斷發揮與實踐的延展，所以這些心法才是佛光山人間佛教事業的真正寶貝。

　　本文之作，將針對這些工夫心法做意旨的疏解、剖析與貞定，提供學術界與知識界及各界信眾，對如何了解大師的智慧，簡述要旨，對認識大師的理論創造，提供模型。要言之，星雲大師的人間佛教，不只有傳統典籍的義理加持，不只有具體事業的千萬證成，更有新穎的工夫心法的理論創造，這就是星雲心法的理論定位，也正是大乘佛教「般若智與菩提心」的現代表述形式。

　　星雲大師的智慧法語，以《佛光菜根譚》和《往事百語》為最佳材料，其他書本之中，雖亦不乏法語的提出，唯此二書最為集中，就《佛光菜根譚》而言，全從心中流露，但無註解，討論之際將全憑討論者的自我發揮。至於《往事百語》，則是既有法語，又有文字解說，且皆是大師親筆所為，闡釋既明，意旨清晰，剩下的就是再詮釋與再發揮，討論之時有本有據。因此，本文之做，將以《往事百語》為討論的材料，並將其中的百條法語，分類為：「認識佛法的基本原理、堅持行佛的修養工夫、勇猛精進的方便法門、面對社會的接引智慧」，而更要以「般若智與菩提心」作為詮釋與討論的佛法依據，說明大師以人間佛教為理念，卻在佛教修養論上創造新觀念、建立新理論。因此本文之做，就是研究大師工夫心法的作品，將藉由星雲模式之人間佛教的智慧法語，呈現佛教工夫心法的最新現代版。

　　本文之作，限於時程，僅及於《往事百語（一）》的後面幾條之討論，前面幾條已在他處發表，其他的討論，將另待時日再提出。

二、《往事百語（一）心甘情願》的工夫心法：

　　《往事百語》就是有一百條的星雲法語，它們都是星雲大師胸中蘊藏數十年，隨手拈來、隨口可說的智慧法語，有些話是日常生活中人人都會講到的話，但是大師以他自己的經驗與智慧來詮釋，所講述的內容與所實施的方式就與別人不同，這就是大師轉換現代語言為學佛行佛的語言。有些話語是學佛中常常使用到的概念，大師以自己的體會與使用來豐富它的意涵，使它具備能在現代社會操作的新意。有些話語就完全是大師自創的講法，別人沒有使用過，一但講出來卻又立刻能讓人了解。星雲大師這些白話版的工夫心法，看似簡單平凡，實則力道萬鈞，關鍵就是它們都是被實踐過、被印證過的實用語。

1. 有永遠休息的時候：

　　星雲大師是個勤奮工作的人，工作些甚麼呢？都是弘法利生的菩薩道事業。既已出家為僧，就要荷擔如來家業，星雲大師的模式則是教育、文化、慈善、救助樣樣都做，於是就有忙不完的事，自己便要一心多用，每日超時工作，即使生病了也不能阻礙工作，弟子勸他稍事休息，他卻說：「有永遠休息的時候」。其實，依照佛教的輪迴生命觀，若是抱持行菩薩道的志業，則生生世世都無休息的時候了。這就是有無菩提心的理想的差別，發菩提心者，無事不辦，心甘情願，永不歇息。大師說：

「從小到大，我一直喜歡閱讀名人傳記，在神遊古今中外時，經常發現成功幾乎都屬於勤奮工作的人，而驕奢放逸的人注定要走向失敗的命運。」[[1]](#footnote-1)

　　成功人人都想要，但是有幾個人真的能為了成功而勤奮工作呢？然而不勤奮工作，成功又如何可能獲得呢？其實這是一個很簡單的道理，大師看得很透徹，因此他說：

「我對那些勸我不要忙碌，好好保重身體的人說：「忙，才是保重。」因為將來我們都有一個永遠休息的時間。」[[2]](#footnote-2)

　　「忙」為什麼是保重？因為，人在處於「忙」的時候，尤其是在忙些有意義的事情的時候，心情就會變好，間接地身體也會變健康，反之，人都該工作以養活自己和家人，一旦不工作，或是做事不努力，故意偷懶不忙，則身體閒置，心理糾結，導致身心都不健康了。所以，忙就是保護身心的妙方。那麼，勤奮工作和弘揚佛法的關係呢？大師說：

「修行並不是表相上的苦樂榮衰，而是在真參實學中，顯發自性的光芒；在志行堅固中，流露悲願的力量。就拿忙與閒來說，寧可忙著死去，也不要閒著生活。因為基本上，過分的休息就等於冬眠，就等於浪費生命。」[[3]](#footnote-3)

　　「表相上的苦樂榮哀」是甚麼呢？這只是修行或不修行的結果，然而，結果是表相的，未必是真相，而看表相的人的心理反應也是人各有別的，所以，要看的是真實的實修過程，而「真實的參學」，則是「志行堅固」，以「悲願」而有「力量」，也就是為了弘揚佛法、利益眾生，而堅定志向，做著一件又一件該做的事情。這些事情，依照星雲大師「人間佛教」的理念，就是辦教育、出報紙、上電視、辦活動、建佛寺、救助人、慈善行等等，因此，大師反對苦行清修，更反對追求一己的名聞利養，其言：

「我常看到一些原本大有所為的青年，在學佛以後，不是急著閉關念佛，入山修禪，作為躲避忙碌的藉口，就是想要去興建家廟，廣收弟子，以募款化緣，自圖溫飽為足，結果不是在寂靜的歲月裡消磨了志氣，就是在豐厚的供養中埋葬了慈心悲願，心中真是良感哀痛！」[[4]](#footnote-4)

　　星雲大師的人間佛教，就是要走出山林，進入社會，行菩薩道，而不是自己清修而已，因此看到同修只想閉關念佛，只為逃避忙碌，或是募款建寺，自圖溫飽，便良感哀痛。其實，修行重在心志，心志堅定，何須閉關念佛？修行貴在悲願，一旦悲願流露，怎會只圖自己？當然是為了有情眾生，於是種種接引法門實事實務便出現了。而這樣做，反而才是成就出家志願的捷徑。大師說：

「吾等一介衲僧，淺慧薄福，有無盡的眾生需要度脫，有無量的法門需要學習，那裡還敢貪逸惡勞，坐享其成？想要斷除無邊的煩惱，勤求無上的佛道，豈是只知隱跡遁世或一味入世媚俗者所能輕易成就！」[[5]](#footnote-5)

　　歷史是一切事業得以成就的環境條件，若是戰亂之時，誰也做不了甚麼事，能夠苟活保命已屬難得，但若是太平盛世，即便貧窮落後，也有無窮可為之事，星雲大師就是在戰後台灣社會的貧窮落後中急起直追的勇士，於是投入社會的紛雜中，興辦種種弘法事業，過程中動心忍性，正好精進修行。於是，「忙碌」就是他的生活，「勤奮」就是他的營養。

「所以我儘量以最快的速度辦事，一些堆積很久，棘手難辦的問題，只要到我這裡來，一次立刻解決，因此有「馬上辦中心」之稱；無論行程多麼忙碌，凡是答應別人的邀約，我一定想盡辦法準時赴會，故而得到「限時快遞」的美譽。」[[6]](#footnote-6)

「在生活上，我力求簡單，洗臉一把半，剃頭五分鐘，為的是節儉時間，做更多的事。長久以來，我訓練自己隨遇而安，所以無論在機艙、車廂、鬧市、臥鋪，我都能自在地看報讀書，藉著用功吸收新知，督促自己能與時俱進。我在出家時，從排班、走路中，學習利用零碎時間，直至今日，即使幾分鐘的散步，開示中的空檔，我都不輕易浪費，一份計畫大綱，幾張結緣的書法，經常都在這些時候完成的。我恨不得一天當一年用，一週當一世用，只覺得時間太少，怎麼會有時間老呢？」[[7]](#footnote-7)

　　別人要辦很久的事情，為什麼大師能夠很快處理好？關鍵在於能夠決斷。而決斷力則在於心中恆常思量，對佛法意旨清楚，對自己角色明白，於是便不會在利害、難易、多寡諸事上浪費心神，舉棋不定。為什麼能夠利用零碎時間且隨遇而安呢？關鍵還是生活的目標太過清楚，便沒有額外的欲求，沒有多餘的需要，於是所有的時間精力都處於工作狀態之中，且專注地投入工作，於是，大事難事用大片的時間去做，小事易事用空檔的時間去做，因為沒有利害計較之心，所以事事皆知如何辦理，於是只要找到時間，就是做事的時候。這樣的生活寫照，正是常人所不能及的地方，卻正是星雲大師作為出家師父的行佛作風，正是他的如此勤奮工作，才會有這麼廣大的因緣，成就這麼多的事業，原來就是一句「有永遠休息的時候」，也就是「努力做，不休息」的精神。但是為什麼一般人做不到呢？這正是世人該向大師學習的地方，那就是「心無雜念，一心辦道。」，其言：

「他們經常勸我：「休息是為了走更長遠的路。」乍聞此語，似乎很有道理，其實「休息」並不必然能「走長遠的路」。………所以真正的休息，應該是「休」歇六根，「息」止妄念。果能如此，真心現前，自然就能進一步善用根塵，轉識成智，普濟天下有情，故到「不休息而休息，休息而不休息」的境地。………我自愧行持淺薄，沒有如此深厚功力，但是因為能保有一顆寧靜的心靈，所以我可以同時聽話、回答、看信、吃飯……，而且還能招呼附近每一個人。錄製電視節目時，我也能在不備文稿，不看鐘錶的情況下，安然地說出一則則法語、故事，並且準時結束，從不ＮＧ。所以我常說：只要人忙心不忙，工作中可以休息，休息中也能工作。………人生的意義在於創造宇宙繼起的生命，至於能否「走長遠的路」，並不重要。………朝露雖易逝，但它潤澤了大地；冬陽雖短暫，然而能銷融冰霜。我們應該趁著一息尚存，及時努力，燃燒生命的火花，留下璀璨的光輝，照亮後人，因為將來「有永遠休息的時候」。」[[8]](#footnote-8)

　　此處所謂「不休息而休息，休息而不休息」，就是意志純一，煩惱捨斷，身體忙碌，心理怡然，即是「不休息而休息」。心理既已怡然，則已在休息，做什麼事都不累，故而「休息而不休息」。關鍵就是心不忙亂，心忙亂就是欲望很多，且互相衝突，於是就顧得了東便顧不了西，心中自然忙亂了，事情也辦不好了。反之，心不亂，不忙，只是一個助人利眾的原則，心理上只要在意志純粹化上做專注即可，不必顧東顧西，沒有患得患失，不會天人交戰，則心理豈不輕鬆得很？心理輕鬆，頭腦就靈活，顧東顧西，瞬間理會，當下處理，便能同時間做很多件事情。同時指得是在一個極短的時間內，一下子做這件事，一下子做那件事，結果都能有條不紊。一個有用的人，不必人找事，事情事會找上你，但是人的能力高下就在此時看出，這麼多的事情能否同時處理好？關鍵就在這些事情都不是會煩惱人的事情，而是運用既有的能力、技術、知識就可以解決的事情，那就能同時解決很多事情。就算是涉及人事紛爭的事情，那也是幫別人排難解紛的事情，而不是為自己化解仇恨的事情，因此能做到多少是決定於別人的智慧領悟程度的，自己只要講對話、用對心就好了，一樣不花甚麼太多時間力氣，一樣可以同時做著許多不同的事情。

　　星雲大師可以隨時打腹稿，又可以從容上電視講話，關鍵就在他隨時隨地都在想辦法解決問題，想辦法化解別人的糾紛，用心來處理眼前的事情，於是頭腦中時時刻刻都是處理事情、解決問題的點子和念頭，又沒有私欲為己以致必須天人交戰，故而面對事情一想就通，開口說話言必有中，短短時間又做了很多事情，不必休息而持續工作。面對自己的生命，大師說：

「若能有此福報，在精進工作中奄然而去，不也得其所哉，意義非凡！」[[9]](#footnote-9)

　　可知，大師想的都是為有情眾生利他服務，而不是自己累了倦了需要休息了的事情，死亡是每個人都會走的路，不需要為這件事情多做準備，只要身體堪用，就是一直做事，因為，「有永遠休息的時候」。大師又說：

「我雖才德俱薄，但自忖擁有一顆不滅的悲心，惟願生生世世來此娑婆，出家為僧，永不休息地弘法利生。」[[10]](#footnote-10)

　　由此可知，雖然大師說「有永遠休息的時候」，其實他根本是不休息的，即便乘願再來，也還是要服務眾生的。因此，可以說，「有永遠休息的時候」這一句話正是「堅持行佛的修養工夫」，也是因為胸中懷有「菩提心」才能想到做到的。

1. 不比較不計較：

星雲大師講的「不比較、不計較」，真是修行人最重要又簡易的心法工夫，也是一般學佛者最易入手的修行心法。人生就是來實踐的，實踐就是服務，做了服務就是有功德，受人感念就是有福報。實踐服務的過程中，有了人我之分、私我之念，就會「比較」，從而「計較」，於是服務的熱忱就會減退，甚至與人爭執。這樣功德也沒了，福報也沒了。而人我之私正是違反「般若智」與「菩提心」的價值理想的。「般若智」除我法二執，除卻執著，心與天通，人與物合，大我就展現出來了。「菩提心」助人為本，助人愈多，己能愈高，生命境界就提升了。道理想清楚，便能「不比較、不計較」。

大師從小就樂於鄙事，七八歲時便幫助家務，其言：

「童年時，父母經常外出，我雖上有兄姊，下有弟弟，但目睹家事無人料理，便自動負起灑掃烹煮的責任，並且包辦一切採購事宜，由於我不比較工作多寡，不計較事務繁雜，八、九歲時就「多能鄙事」，從中學習權宜輕重的掌握，對於日後的做人處事助益甚大。」[[11]](#footnote-11)

因為關心，因為有愛心，所以執起家務，因為多能鄙事，所以學習到做事的能力，因為能力經過鍛鍊培養，所以長大以後能夠做更多更大的事業。十幾歲在佛學院學習時，也是各種瑣事一肩挑，他說：

「在偌大的道場裡，人多事繁，冤枉、委屈在所難免，而封閉、棒喝又是當時叢林教育的特色。十年的參學生涯瞬目即過，許多人半途而廢，我卻將一切磨鍊視為「當然」的訓練，「不比較」人我是非，「不計較」待遇好壞，因此得以安心修道，自覺法喜充滿。」[[12]](#footnote-12)

這個階段的星雲大師，將嚴厲無理的叢林生活，視為理所當然，結果反而能夠安心修道，過程中堅立了志節，砥礪了品行，成為日後弘法的基礎。從大師其他作品中，可以看見許多生活的點滴，生病、作務、冤枉、禁語、飢餓等等，一般人難以忍受，便放棄了修學，從此岔離的僧人之路，大師正是堅持下去，一切接受，故而扶持了僧人的軌道。大師感嘆時下青年的不能吃苦：

「反觀現代青年之所以難以入道，不外凡事講究情理，所以別人一句難聽的話語，一個難看的臉色，就瞋火中燒，悶悶不樂，道心既缺，遑論成就事業。其實在我看來，真正的情，應該是體諒別人，委屈求全；真正的理，應該是講求實務，顧全大局。我們唯有抱持「不比較、不計較」的態度待人處事，才能允執厥中，得其所在。」[[13]](#footnote-13)

體諒別人就是助人，顧全大局就是做事。助人與做事不正是菩薩道的真諦嗎？但是人心好勝，我執念重，體諒別人以為委屈，顧全大局視為不公，這樣，真正的公義不能彰顯，自己的道心不能砥礪，未來的成就無法達到。佛教的倫理，還真不同於時下的價值呢！果然如此嗎？並不是的。理想的社會是由人所創造的，是由自己所開創的。不是一點不付出，只等待別人提供。然而在付出建設的過程中，就是要忍耐，就是要委屈，就是要體諒，這樣美好的家園才能一步步建立起來。當然，這是有理想的人才會去做、去想的事情，而大師要荷擔佛法，就是要這樣的胸襟。這正是一般人與大師不同的地方，關鍵還是服務的理想，也就是學佛、行佛的信念。

　　大師對於被分派任務，無不欣然接受，即使後來的任務不如想像中的輕鬆，也一樣接受，這又是「不比較、不計較」的精神的落實，不論把他放在哪裡，因為無我，因為不比較、不計較，所以反而多學會了各種能力。大師說：

「後來我經常勸勉徒眾應該自許為一顆「活棋」，以「不比較、不計較」的精神，隨常住的調派，多方學習，養深積厚，定有所成。」[[14]](#footnote-14)

　　一個人的格局有多大，決定於他能夠服務的範圍有多大，而服務的範圍則是決定於他的能力培養有多深。然而，外在的機運卻不一定隨己所願，若只能接受自己想要的任務，則當機運不濟時，便無法做事了。若是任何事情到來，都能像一個活棋一樣地勇於承擔，則時時在做事，時時在進步，這顆棋子還能更為靈活，將來也就能做更大的事情，格局，就是這樣一層層打開來的。

　　「不比較、不計較」固然是針對自己所處的環境、角色、酬勞、待遇，不論多麼不理想，也不與人計較，但是當無緣受到委屈與毀謗時，是否還能不計較呢？大師認為這又是更艱難的部分，他說：

「「不計較」貧富、「不計較」有無都還算容易，最困難的，是面對得失毀譽，仍能一本初衷，如如不動。」[[15]](#footnote-15)

　　星雲大師舉了仁山長老、大醒法師、和太虛大師等人受人冤枉毀謗的例子，他們都是為振興佛教而大聲疾呼、大力奔走的佛門龍象，卻也會受到他人的攻擊，但是自己的名聲事小，佛教的事業事大，所以都能做到不計較，不反擊，沒有怨尤。大師正是以此為典範，自己奉行受持，所以在經歷了備受指摘、視為異端、飽受恐嚇、頻頻監視、連番調查、毀謗連番之後，得到了寶貴的心得：

「使得一向求全求好的我一度感到悲憤難平，然而念及佛教的未來，心中又頓生動力，奮勇向前。如今我衝破種種難關，回想過去種種，深感成功之道無他，只要凡事往大處、遠處著想，不在無謂的事情上「比較、計較」，當因緣成熟時，自然水到渠成，一切現前。」[[16]](#footnote-16)

　　別人如何待我，總是外在的困境而已，環境的難堪，正說明了弘法的必要，更提供了砥礪磨練的考驗機緣，如能堅持不放棄，又能忍辱不計較，則因緣只會往好的方向走，不會更多地製造麻煩，這才是顧大局的作法，也才是服務的真落實，關鍵就是，看大事不看自己的小事，故而不必比較，也不必計較。只要信心夠，事情總會有好的結果。

　　星雲大師也常舉他和煮雲法師的相處之道，兩人都是弘法大器之人，但生活中有種種作風的不同，惹得弟子的言語，但是星雲與煮雲彼此深知，互相標榜，從不會為了小事情比較計較，而失去了道情友誼。同是僧人，自己不比較別人還會幫著比較，作為師父者，正應該自己展現作風，則為弟子典範。若是自己也跟著計較起來，則道情沒了，格局也小了。

　　最後，大師說常常回答年輕人如何「出人頭地」的問題，關鍵就是不要在私利上比較及計較：

「於今我雲遊世界講經說法，海外華人問我應如何出人頭地時，我總是以自己的經驗告訴他們：不要只在私利上「比較、計較」，而應抱持「既來之，則安之」的心態，融入當地社會，努力奉獻服務，和大家共同開創美好的未來。」[[17]](#footnote-17)

　　甚麼是「出人頭地」？一般人是不會去想清楚的。常常以為站在社會的高階、獲得巨大的財富就是「出人頭地」，但是若「不以其道」，則不是真正的「出人頭地」。既不符合儒家的服務的精神，也不符合佛教的菩薩道精神。關鍵就是「出人頭地」不只是名聲上為人所知，還有所做的事是利他的事，以及做事的方法是利人利己的方法。於是，做了好事而有功德，為人景仰而有福報。這才是真正的「出人頭地」。簡單說是讓大眾得福利才是自己的出人頭地，而不是自己獲得名聞利養而已。是人才都想要出人頭地，其實就是成就感的滿足，但首先要「以其道得之」，其次就是要「利他之行」，否則站上高位及獲得財富的結果，只能是自鳴得意，以及引來小人的羨慕，甚至會忌妒，結果正好為自己帶來厄運。而真正的利他服務，既有功德又有福報，既創建了理想的環境，自己又得人尊敬，這才是真正的「出人頭地」。但這一切，正是老實做事，一心為公，「不比較、不計較」的念念紮實，才能做到的。筆者以為，這正是「勇猛精進的方便法門」，更是落實「般若智、菩提心」的最簡易法門。

1. 忙就是營養：

　　「忙就是營養」這句話很滑稽，但很有實益。一般人以為補充營養好好休息，才會身體健康、精力旺盛，但是星雲大師卻是不要休息，而且要忙碌，結果使自己身體健康、精力旺盛，而且完成許許多多的事情。他說：

「回想起來，我的一生的確是因為「忙」，才少病少惱，身健心安。」[[18]](#footnote-18)

　　為什麼？也許有生理醫學的道理可說，因為心理充實所以身體健康。身心是會互相感染的。但是，還有更高的道理可說，那就是人生的意義。人生要有意義，生命才有價值，意義要靠理想的追求，追求理想要努力工作，忙碌一些與理想有關係的事情，會讓生活的軌道在自己的願望中前進，否則，生活中所經歷的事情一樣會被意外所干擾，此時沒有正業的規範，意念就會流於瑣碎執著，其結果就會幹一些無聊的蠢事，結果日子被無聊的蠢事所束縛，身心就不健康了。反之，在正業的精進中，所遭遇的都是克服困難、解決問題、促進祥和、增進福祉的事情，功德既立，福報就來，這才是真正的營養。大師說：

「忙，不但強健我的體魄，也長養我的耐力。」[[19]](#footnote-19)

「這樣從早到晚，忙此忙彼，不但於己絲毫無損，反倒強化我的身心，增加我的人緣。」[[20]](#footnote-20)

　　孩童時期的忙碌，使他身體健康。學生時期的忙碌，使他人緣變好。但最重要的是，忙碌奠立了星雲大師的做事能力，以及對世道的了解。他說：

「但在忙的同時，我深深瞭解物力的艱難與緣起的妙用，一生受用無窮。」[[21]](#footnote-21)

　　資源有限，所以要珍惜，資源不足，所以要創造，只要肯努力付出，點滴的資源也可以匯聚成巨大的能量。這就是星雲大師體貼到的物力與緣起的道理。既然忙碌可以創造資源，因此懶惰變成罪惡，他說：

「所以，在「忙」中，有數不盡的樂趣；在「忙」中，有無限的喜悅；在「忙」中，能安身立命；在「忙」中，能多所體悟。「忙」的生活實在太美妙了！在「忙」中，我感覺到懶惰懈怠實在就是罪惡。」[[22]](#footnote-22)

　　做事成功就有樂趣。忙碌能使自己的身心有安頓之處，這就有喜悅。在做利益大眾的事情的時候，就獲得了生命價值的彰顯，就能安身立命，就是說自己對自己的生活是自我認同的，這就增長自信了。既然忙碌做事有這麼多好處，不做事而懈怠一生便是大罪惡了，因為不但沒有因創造而增多社會資源，反而因為自己的消耗而減少社會資源了。所以：

「忙是善舉，忙是利行，忙是情義，忙是功德。忙，才是佛法的真諦。」[[23]](#footnote-23)

　　做有益他人的事情故而是善舉、是利行、是情義、也是功德。菩薩道就是助人，故而忙有益社會大眾的事業，就是佛法的真諦。忙就是要去給予，為了給予，要減少自我，自我變小了，生活就自在了，大師說：

「在忙中，我充分領略服務奉獻，不求報償的法喜。所以，我能有能無，能苦能樂，能大能小，能進能退。」[[24]](#footnote-24)

　　一般人能樂不能苦，能大不能小，能進不能退，這是因為一般人有我，不能做到「般若智」的妙用，既不能下人，又如何上人呢？不能受委屈、多辛苦、自己累自己，又怎能把沒有的事情變成有？怎麼把沒人要做的事情做好？怎麼把荒地變良田？一旦沒有自我私欲私利的堅持，難的事情自己做，利益留給別人，功勞歸給別人，權力讓給別人，那麼自己要做的事情必定人愛人助，則事情一定辦得成。事辦於己，就是功德建立，也是福報可期了。大師說：

「雖然我整天忙得無人無我，無日無夜，但在我不僅未曾減少什麼，反而增進了信心道念。」[[25]](#footnote-25)

　　大師沒有要為自己擁有甚麼，所以做了許多事情，忙碌了半天，並沒有減少甚麼，因為一切都是無中生有創造出來的，不據為己有，就沒有損失甚麼，反而增加了社會資源，以及自己的能力福報。大師說這樣便增長了「信心道念」，信心就是服務的意志力，道念就是行佛的意志力，於己有得，豈不甚美。大師說：

「儘管如此，我的心靈卻在忙碌中逐漸提升，我的視野也在忙碌中逐漸開闊。忙，開啟人人本具的潛能；忙，發掘方寸自有的寶藏。所以，我喜歡忙。藉著忙，我精進奮發，自強不息。」[[26]](#footnote-26)

　　忙著學習，忙著寫作，忙著辦事，忙著演講，忙著開導，忙著結緣。這些，都是利人利己的忙碌事業，財富歸大眾所有，信心道念則內化於己。關鍵還是在忙些甚麼？若忙得是與人爭鬥，忙得是據為己有，那怎會自己利益不增加？而信心道念增加呢？那就是表面上增加自己的利益，但卻損失了道心。

　　「忙，就是營養」，營養了自己的信心道念，利益了社會大眾的福利民生，這正是大師「勇猛精進的方便法門」，因為無我而忙，故而是「般若智」，因為利他而忙，故而是「菩提心」，這就是星雲大師簡易直截的現代人學佛心法。

1. 佛陀也會被人毀謗：

　　「佛陀也會被人毀謗」，是說即便是優秀的修行者，也會遭人污辱斥責。為何會如此呢？原因很多，當然是理念不同，也可能是利害關係所致。但是，對於一位修行者而言，其實就算是一般人，別人毀謗侮辱的打擊固然發生，卻不宜因此動怒，更不宜與人對罵爭執，為什麼？固然是真金不怕火，日久見人心，但更重要的是，以爭鬥毀傷的方式反擊，正好澆滅了自己的道心與正念，而淪於惡意中傷者一流，也就是說，自己也把自己毀傷了。因為以惡口傷人，即是為惡，修行者與社會上正業正見之人，不能自流於惡，這是對自己的信念的自我堅持，也是增長自己道心正念的磨練之法。對的事情當然堅持去做，別人的毀謗則是另一種訓練，堅持繼續做對的事情，而一笑置之，放下憤怒，正顯示自己格局的寬大，以及為尊敬自己的人保持良好的形象，而能繼續受人尊敬。若是拉下臉來憤怒辱罵，只有使自己斯文掃地，也使原來相信自己的人產生懷疑了。星雲大師說：

「我一生當中，不知受過多少人毀謗中傷，年輕時雖然極力隱忍，但不免難過，因為我一直盡心盡力為人為眾，希望有一個完美的人生，而別人卻如此糟蹋我的好意，總覺得心裡無法平衡。」[[27]](#footnote-27)

　　年輕就是單純，直接，奮力成長的過程中，卻一樣會受到周遭不能長進、不知道理的人的中傷，故而心裡難過。好在有同行開導，「佛陀也會被人毀謗」，世人迷癡，眾生難渡，也就釋懷了。世道的艱難，渡人的不易，道心的難持，其實正好藉由他人的毀謗而重新檢視，自己不生惡心，繼續行道，毀謗正好是重新出發的機緣，大師就說：

「「毀謗」正好給我一個反省檢討的機會，讓我更堅定自己的目標方向。」[[28]](#footnote-28)

　　別人的正確指責並不是毀謗，那就是自己必須改進而不能逃避的責任。但若是惡意不實的毀謗，也正好重新檢視努力的方法有無可以改進之處，因為毀謗固有因利害關係而源自他人的私心惡念，但也有可能只是別人並不了解而產生的急切反應，若是後者，則可以讓自己改變作法，以兩得其美。當然，若是別人自己私心利益作祟，正想藉由毀謗而打擊我們的信心，使我們退卻，此時就更應堅定道心，堅持正義，大師說：

「我深深感到：在這個是非紛紜，觀念錯亂的時代裡，我們應該經常像一個充氣的皮球，「毀謗」的外力越強，要彈得越高越遠。」[[29]](#footnote-29)

惡意的毀謗，就是要你停止正在做的利益社會的事情，但是，一旦停止，正見的力量就沉淪，所以非但不能停止，還必須把正在做的對的事情做得更好，讓社會的力量見證自己的所為，讓毀謗的言詞自感羞愧，所以要像皮球一樣，反而彈得更高才是。關鍵就是，你不做事，沒人毀謗，你做了事，才會有人毀謗。既然是做得對的事情，就應該堅持。但遭毀謗又不宜惡口還擊，一般信心不堅定人，就會因此退縮，所以大師說：

「可見任何的「毀謗」都無法擊倒一個有理想，有抱負的人，最怕的是自己心中徬徨無主，人云亦云。」[[30]](#footnote-30)

　　這就又要回到是為了甚麼事情被毀謗了，若是自己做錯事，被人辱罵，再怎麼難聽，甘心承受，絕不回擊。若是自己做了對的事情，影響到小人的私利，而致別人毀謗，一樣仍是不還擊，但就要自堅其意，關鍵還是對自己所做的事情是否認識正確，是否真是無私利他之行？若是，則別人毀謗就隨他去吧，專心做事就好了。

　　然而，有時候別人的毀謗卻是因為了解不夠，大師例舉了佛教及佛光山遭受的一些毀謗：

「自佛世以來，對於佛教最大的「毀謗」，莫過於指責出家人不事生產，其實僧侶弘法利生，淨化人心，就是一種最有利於大眾的生產活動。」[[31]](#footnote-31)

　　對於這樣的指責，確實是不瞭解而提出的，也未必有惡意，關鍵不是出於私利，而是發表對整個宗教的看法，儒家就是這樣批評佛教的。對於這種批評，可以講道理以回應之，重點就在生命觀、價值觀的不同上。至於對佛光山的批評，大師則做了說明：

「又有一些人批評佛光山的活動太多，太過入世，沒有修行。其實二千六百年前，佛陀就順應當時的習俗，每天率領弟子四處托缽乞食，敷座說法，意在藉此機會走入社會，度化眾生。………佛光山的弟子們每天清晨四點半起床，除了早晚課誦，整理環境之外，從早到晚，忙的都是度眾利生的工作，如果這樣不是修行，什麼才是修行呢？」[[32]](#footnote-32)

　　這些批評的聲音，主要不是針對個人的毀謗，而是針對整個道場作風的指責，處理之道，也就是清楚說明就好了。有機會，以事實呈現於他人之前，也許就澄清了。大師就明白說到：

「可見有時「毀謗」是因為對方不瞭解狀況，所以我們應該努力以文字般若來宣導實際情況，以積極的行動來證明一切。」[[33]](#footnote-33)

　　因不了解而致生的批評，容易解釋。因為並不是天下人都持此見，而只是有些意見領袖或其它教派的偏見。面對這種批評，說明清楚是不難的，但化解心結就要靠因緣了，這也無須強求，人們自我提升之後，自然也就化解了，只是也會還有其他的人士提出批評，這只能說是世道艱難、人心狹隘之過了。倒是星雲大師十分幽默地做了總結：

「「佛陀也會遭人毀謗」，所以「毀謗」可能是由於我們表現得太好，我們應該感謝別人對我們的毀謗，因為如此一來，正好給自己一個反觀自照、消災解怨的機會，讓我們得以在菩提道上步步提昇。」[[34]](#footnote-34)

　　是的，個人因表現好而遭人毀謗，團體因表現好而遭人毀謗，這些都是人間世的萬象，依據因果業報的原理，本來不該受的惡報卻受了，並且不以惡口回擊，而是虛心收下，這樣等於化解了原本會發生的其它惡報，或者是結了以後會受益的福報，善惡都不爽失，只看自己的格局放在哪裡。

　　筆者認為，「佛陀也會被人毀謗」是星雲大師「面對社會的接引智慧」，好好說明，事情更認真地做，既增長道志，又化解惡業，廣結善緣，豈不甚美。

1. 因緣能成就一切：

星雲大師講「因緣能成就一切」，其實，佛教就是講因緣的，首先是講因果，然後是業報，然後是輪迴，於是宇宙人生的實況就說清楚了，人活著，一枝草一點露，一天一天累積出亮麗的人生，但也可能製造出困苦的人生。原因無它，怎麼收穫怎麼裁，種甚麼因得甚麼果，問題是，因果之間的關聯一般人看不明白，總以為有因未必有果，於是因不珍惜，因不當一回事，平常做事都不用心，於是到果來臨時，才驚訝它的發生。星雲大師說：

「佛陀在菩提樹下金剛座上夜睹明星，所證悟的真理最主要的是：萬事萬物的生滅都是在遵循著「因緣」法則的運作。所謂「因」，就是指最初引生後來結果的直接內在的原因；所謂「緣」，就是指外來助成結果的間接關係。由此看來，「因緣」不是佛陀所發明的名詞，而是宇宙人生本來的真理。因緣既不是宿命觀點，也不是靈異現象，而是最合乎科學的法理軌則。我出家半世紀以來，對此感悟良多，如果有人問我一生之中，體會最深的佛法是什麼？我會毫不猶豫地回答他：「因緣能成就一切。」」[[35]](#footnote-35)

佛教講因果，有命定論的意旨，但那是指已經形成的業力而言，至於每一期的全新生命，都仍有無窮的自由空間，只待新業，而任何業力，都來自造作它的因緣，所以根本上生命是自由的。故而星雲大師說，因緣「不是宿命觀點」，因為所謂的宿命，還是自己過去的因緣結果，所以重點是如何創造善緣，而不是結下惡緣，至於如能有善惡之緣呢？答案只在一念之間。就是自己懂得製造善緣，星雲大師說：

「初到宜蘭的時候，一無所有，仰賴別人給我「因緣」，自忖：「我能給別人什麼『因緣』呢？」於是一得到淨財，便購買《人生雜誌》、《菩提樹月刊》及台灣印經處出版的佛書，免費送給寺院、商店、信徒、青年，由於這些「因緣」，無形中助長宜蘭讀書學佛的風氣，頭城、羅東等地相繼成立念佛會，圓明寺覺意老尼師提供草寮給我靜修寫作。天理堂香店的老闆方鐵錚先生是李決和居士的女婿，後因流通佛書與我結識，在這諸多「因緣成就」之下，李決和居士不但自己以年老之身隨我出家學佛，女兒慈莊、外孫慧龍、慧傳也隨我剃髮為僧，目前在佛光山都擔任要職。」[[36]](#footnote-36)

星雲大師主張主動結善緣，結善緣就是藉由一點善意而互相往來，既有往來，就有更多有意義的服務可以提供，因為贈書的因緣，便結下了念佛會的因緣，然後更結下出家成為佛子的因緣，緣緣不斷，都在初心一念中而來。大乘佛教有四攝法：布施、愛語、利行、同事。捨得給予、講和悅的話、做有利他人的行為，與人們一起生活學習。這些，都是在建立良好的因緣，大師說：

「喜捨一句受用的佛法能給人一些「因緣」，布施一聲親切的關懷能給人一些「因緣」，甚至供養一絲真誠的微笑，贈予一本淺顯的佛書，都可以提供別人一些「因緣」。多少年來，在與道友、信徒的來往之中，我深深感到，不論是舊識或新知，不論是老參或新學，最重要的是彼此要互相珍惜「因緣」，唯有讓心和心之間搭建起道情法愛的橋樑，才能使好「因」好「緣」綿延不斷。」[[37]](#footnote-37)

要讓好因緣連綿不斷，就要大家互相珍惜彼此的相處，然而，珍惜就是用心，而心力是有限的，因此，人累了的時候很多方面就會照顧不及了，就不是每一個互動的因緣都能精神抖擻、用心對待了，於是很多因緣隨著時間也就流失了，所以，重要的是，要懂得把握精力，愛養精神。力氣都用在無謂之事上時，待人就會有倦意，而想要做的事情太多，精力也會分散而鬆散，所以，聯繫維持好因緣，也是要有一些功夫的。星雲大師因為對自己的角色認知清楚，就是行佛之行、弘法利生，所以十分珍惜種種因緣，他說：

「我深深感到：有「因緣」，就有希望；有「因緣」，就有方便；有「因緣」，才能成就一切。「因緣」，實在是美妙無比！所以我不時提醒自己：不但要感謝過去的「因緣」，把握現在的「因緣」，更要培養未來的「因緣」，為自他開拓光明的人生。」[[38]](#footnote-38)

凡事總要有個起頭，起了頭就是有了因緣，就會有希望。凡事總要雙方互有善意，有了善意彼此就好說話、好做事，就有了方便。凡事總要有人認真付出，認真付出就是建立因緣，最後才可能有美好的結果。這一切的發生，都是種種善意付出而推動起來的。故而，人要感謝過去的因緣，也許不是自己種下的。人要把握現在的因緣，這是一定要自己去付出的。也要培養未來的因緣，這就不一定自受用了，總是抱著自受用的心態，這只是在做生意，不是在建立善因緣，期待中的好事不一定會發生。反之不期待甚麼而只是單純地善建因緣，卻會在不經意的時候獲得回報。以上說得是平日的與人相處，以及日常的生活事業。至於，為了弘法利生，使眾生與佛結緣，那就要觀機逗教，適合種性。亦即要創造適當的因緣，所以大師言：

「直到今日，我的理念是：應以大學「因緣」得度者，即辦大學而度化之；應以佛光會「因緣」得度者，即設佛光會而度之；應以寺院庵堂「因緣」得度者，即建寺院庵堂而度之；應以佛學院「因緣」得度者，即辦佛學院而度之；應以美術館「因緣」得度者，即建美術館而度之；應以青年團「因緣」得度者，即辦青年團而度之；應以學生會「因緣」得度者，即辦學生會而度之......。佛教主張「因緣和合」，「因緣」不是單一直線的發展，而是互有影響，前因後果，左右關聯，彼此呼應，重重無盡的關聯。「因緣能成就一切！」懂得重重無盡的「因緣」，才能有重重無盡的「成就」！」[[39]](#footnote-39)

星雲大師的人生是由許許多多的小事因緣點滴累積起來的，小事累積成了大事，就有了更多可以自做主張的揮灑空間，既然有了實力，因緣的可能就更多了，為了接引各種不同性格類型的人物進入佛門、接觸佛教、學習佛法，佛光山事業體便以種種不同的體制，興辦各種事業，接引世人。於是，因緣的管道眾多，隨機度人的法門就多了。然而，各種管道、各種機緣卻是會互相影響的，一個機制接引了弟子，另一個機制讓他培訓、讓他發揮，又一個機制讓他大放光芒，世間諸事總是如此，唯有起頭難。所以要積極主動，樂於與人親近，以便製造人際關係的好因緣，有了因緣的基礎，引領人們進入佛門之時，又要提供別人容易接近入門的好因緣，所以要廣開法門，舉辦各種不同的活動，建構各種不同的團體機制，然後讓各種機制、團體、活動，互相感染、動員、影響，而創造完整的佛教生活環境。

　　可以說，「因緣能成就一切」，是星雲大師「面對社會的接引智慧」，而因緣的背後，是佛教緣起的因果論，因緣的裡面，是星雲大師的「菩提心」發用，因為大師開啟的因緣就是要成就世人的學佛機緣的。

1. 沒有待遇的工作：

　　出家人在佛門執事，與社會中人是不同的，既已出家，就沒有社會人格，主要就是佛門中人的角色，又因為已經出家，就不必持家養家了，所以沒有賺錢養活家人的概念了，因此，不論以何種角色做何種事業，就不再會有薪水酬勞待遇了，因為薪水酬勞待遇還是世俗之我的歸屬品，出家人既已非世俗中人，就沒有這些需求了。雖然如此，出家人有錢者眾，出家人也需要用錢，用錢於興辦事業的是一種公用財，用錢於處理自己私事的仍是一種私財，看病、配眼鏡、日用所需等等，也是要用到錢的，只是，既非為豐厚利養，都算是生活所需，就沒有執著慾望，所以只要常住能夠照顧到了，則有沒有這些私財也並不嚴重了。在佛教事業中，還有非出家眾的成員，也有很多人是長年專心在寺院工作服務的，這些人，也可能沒有薪水，至於自己老家是否有私財？這又是另一回事了，出家人是沒有老家的私財的概念的，若有，還算出家了嗎？但是，為佛教事業服務的專業人士，應該要有酬勞，因為他們仍是社會世俗中人，仍有家庭照養的責任，只要得其所宜即可。所以，說到底，沒有酬勞的工作，指得是出家人，或是在佛寺志願做服務的居士為主，那些領取了微薄的酬勞的工作人員也可以算是，至於以專業能力提供服務、領取酬勞者就不算了。

對於在佛門中無薪服務的執事，他們的心理是怎麼想的呢？星雲大師寫到：

「如果我有待遇，就是一種職業，我會計較待遇多少、休假日期、工作成果，反而失去了歡喜。現在因為沒有待遇，我覺得是法身寺的法務，是我良心的責任，是我人生的使命感，因此我覺得沒有待遇的工作比職業性的工作要快樂的多。」[[40]](#footnote-40)

在家人士能夠在佛寺服務，且參與重大慶典，讓自己更直接親近佛教，並從中學習佛法，這自然是人們最大的福報，同樣是做事，卻不是為自己的酬勞而做，而是為了自己的慧命而做，為自己的功德福報而做，自然做得更專注，做得更歡喜，做得更有成就感。關鍵是，認同宗教，認同理念，了解生命，了解生死。那麼，放下人世塵勞，放下世俗酬勞，便可以投入道業生活中。若不是如此，偶爾參與一下，其實是不能深入的，並且也不了解此中真諦。一旦了解了，願意做沒有酬勞的事情只是結果，不是原因，例如佛光山的出家僧眾，就是如此，大師說：

「不少各界人士想要了解佛光山入門的長老職事，為什麼能數十年發長遠心，為佛門奉獻，無怨無悔？仔細想來，不正是因為他們不計「待遇」，只求佛法能發揚光大嗎？」[[41]](#footnote-41)

讓佛法發揚光大，是這些長老執事以及星雲大師本人的理念，不要自己的酬勞，也等於不求自己的名聞利養，一切歸諸常住，一切來自常住，至於道務，則是一肩扛，自己的慧命就在道務中增長，人間佛教的事業也在服務中增長，苦行與救度同時進行，出家的真諦正是在此，出家了的人生就不是世俗中人的模式，酬勞是私我的概念，出家就沒有私我了，所以，不計較待遇是人生道路的選擇結果，是以學佛行佛為人生目標的結果。放下待遇，出家弘法，就是放下小我，追求大我的人生。

這樣的人生，對星雲大師而言，是有許多心得的。他說：

「「沒有待遇的工作」蘊含了多少的樂趣！回想我一生做事，不但沒有周末、沒有假期、沒有暑寒假、沒有年節，也從來沒有要求過「待遇」。在大陸做小學校長的時候雖有待遇，但我沒有領過一毛錢薪水，因為我和師兄說：「校長的薪水，請您一半交給常住，一半交給我的母親。」」[[42]](#footnote-42)

中國大乘佛教出家人的生活目標就是上求佛道、下化眾生，所以出家的生活就是不斷為服務眾生而努力，藉由服務而接引入佛門，不論是接引出家還是做護法龍象、修行居士，總之使一切有情都壟罩在有佛法知見及生活模式之中。出家人這樣的生活，當然不同於朝九晚五以及周休二日的社會人士、世俗中人，而是沒有周末假期、沒有寒暑年節，只要有事可做，只要有眾生的需求，只要有接引的因緣，就是做事的時候，並且是沒有酬勞的，就算有酬勞也是要交出去的。星雲大師自己，在大陸做小學校長時，薪水是交給常住和母親的，到台灣以後，大師說：

「由於十年叢林教育養成我沒有用錢的習慣，所以有「待遇」也像沒有「待遇」一樣。記得我初到臺灣，在臺灣省佛教講習會擔任教務主任時，那時發的錢，不叫「薪水」、「待遇」，而叫「單銀」，每個月可以領到單銀五十元。但是我都將這筆錢拿來訂佛教雜誌或購買圖書送給學生閱讀。」[[43]](#footnote-43)

拿到薪水，就把它用掉，用在購買書籍給學生閱讀上，這就是製造好因緣。這也是不蓄私財，這就是金錢不用在自己的私事上。星雲大師這樣的作風，跟他在叢林時就沒有用錢的習慣是有關連的，就是當時奠下的素質，既然已經出家，就沒有私我，又何來蓄財之需呢？如果為社會服務而有了酬勞，要不就是不拿而捐出去，要不就是拿了而交給常住，或是用於弘法相關事業上。大師說：

「我經常應邀出外弘法，凡到各大專院校講學，我一概拒絕酬勞，但企業行號、公司工廠等地方，因為是生產單位，我恐怕不接受顯得太過矯情，所以收下來之後，就盤算如何用之於大眾。」[[44]](#footnote-44)

在佛光山事業體系內做事，自然沒有酬勞，但若到山外機構弘法服務，總是會有酬勞，這是社會處事原則，沒有甚麼不對，關鍵在出家眾自己如何處置它而已。同時，這樣的原則也適用到在佛光山事業體裡面的其他專業人士，他們是應該領到酬勞的，大師說：

「現在佛光山各別分院辦中文學校、才藝班，我希望他們不要收費，但徒眾卻說社會上請來的老師需要有鐘點費，因為「因果業報平等」固然是佛門人士秉持的心念，但社會的遊戲規則卻是「義務權利對等」，我覺得這是無可厚非之事，因此也順應時代需要，讓大家都能各得其所，各取所需。」[[45]](#footnote-45)

這樣的話，各種觀念就都清楚了。出家眾在山內沒有酬勞，出外有酬勞則交回常住。在家眾在山內一樣有酬勞，如何處置自己決定。而佛光山人，卻是不管有酬勞沒酬勞，都是積極任事，勇於承擔，不計較待遇酬勞。其實，真正的關鍵是已經認識了佛法，知道了生死大事的道理，找到了性命依託的家園，所以身外之物就能放下了。可以說「沒有待遇的工作」，是「堅持行佛的修養工夫」，而更要以「菩提心」發用，才能真正做到。否則，出家而蓄財，弘法而求名聞利養，那就是走錯路了。

1. 千生萬死：

「千生萬死」是大家平常生活中會講到的概念，比喻一個人的生平經歷了千辛萬苦，甚至死亡的威脅，卻最終存活下來，並且事業發達。如王陽明的一生，便是千生萬死的寫照。

星雲大師也以這句話說明他自己一生的寫照，星雲大師確實是當之無愧的，因為他幾次出入政治牢籠，在那個戰亂的時代，進去了就不知道出不出得來，因此都必須抱持受死的心態。還有疾病，從叢林時期的染病，到弘法時期各種診斷治療，大師不斷在可能死亡的告知下走了過來。千生萬死的一生，卻成就了諾大的事業。這樣的體會太深刻，從中覺醒的智慧太有價值，那麼，那是甚麼？筆者以為，就是以堅韌不拔的意志，殫思竭慮，追求理想，而且不斷應變的歷程。

面對可能的死亡，是無從自主的，然而一旦活過來了，面對艱苦的人生，卻是可以自主的。「千生萬死」更適合講述生命歷程中面對困難的挑戰，如何不畏艱苦，堅持不廢，且不斷創新，開闊局面。所需要的，不僅是意志，還有智慧。智慧就是不斷創新改變以開創格局的能力。大師說：

「從一字不識到慢慢閱讀，從懵懂無知到懂得分析，從記憶全失到思辨快速，從扛榜挨罵到名列前茅......，在我而言，心智上的發展亦如小龍蛻皮，需要經過多少層的剝落及癒合，「千生萬死，萬死千生」，才能得到一點成果。烽火連天，顛沛流離，每逢換老師，換學校，換同學，換地點，必須要捨棄多少，提起多少，才能一次又一次地定下心來接受無常的變易。如今回首前塵，若非經歷「千生萬死」的陶鑄，學業、道業那能有一點成就？」[[46]](#footnote-46)

原來，「千生萬死」就是不斷的經歷改變，又堅韌地存活下來，並且愈挫愈勇，愈來愈大，因為這些過程都是智慧能力的最佳砥礪。做人就是要被錘鍊，百死千難中不斷理想，故而陶鑄成才。如此想來，筆者自己的寫作與講課也是百死千難了，只要有演講上課，必定精神抖擻，一氣喝成；只要有寫作的任務，必定振筆疾書，完成任務。這中間有多少時間的安排、情緒的調整、生活的控管才能完成一件又一件不斷過來的任務。星雲大師體會下的「千生萬死」，正是有理想、有抱負、要改變、要創造的人們最深刻的心靈寫照。把寫作的生活當作千生萬死的過程，正是星雲大師自己的感受，他說：

「早在棲霞山寺出家時，我就已經立定志願不做住持，要往教學方面發展，但是天不從人願，初來臺灣，佛教不昌，那來這麼多學生給你教學？只有先撰寫文章發揚佛教，多少次搜索枯腸，伏案苦思，一篇一篇的文稿如同一次又一次的「生死」輪迴，卻被人誤以為懶惰，不事生產。心想：無法堅持理想，只有向現實妥協，但一意妥協也不是辦法。思緒排山倒海而來，如「千生萬死」般一波又一波地湧入方寸之中，終於決定日修苦行，服務寺眾，夜撰文稿，實現理想。」[[47]](#footnote-47)

大師想要教學，卻苦於機會，只好先撰寫，但又被罵不做事，懶惰，只好白天工作，晚上寫稿，白天晚上兩頭燒。寫作本身就是無中生有，費盡腦力才擠出一些文字，這個過程就是一番生死。但是，環境的因緣甚至不給你寫作的機會，只有利用額外的時間，犧牲休息、睡眠的時間來寫作，別人白天做勞務，星雲大師白天也做勞務，別人晚上休息睡眠，星雲大師晚上挑燈讀寫，若不是過於常人的信念意志，如何而能為此，生活就在挑戰既有頻道中展開，這也是一番生死經歷。

面對不同問題並且想法解決，這也是一番生死。大師說：

「出國弘法，看似非常風光，其實在飛機上一坐，短至數小時，長至十數小時，甚至數十小時，無法活動自如，抵達目的地，感覺有如脫了一層皮。往往從熱帶到寒帶，跨越數國，還得適應各國的氣候、時差、風土、人情、飲食。一下飛機，不斷地講演，不斷地會客，不斷地座談，不斷地照相。我下榻的房間，人來人往，是客堂，也是飯廳；是會議室，也是電話間。對於不同的人，我必須要有不同的對待方式；對於不同的問題，我必須想出不同的解答方案。一次出國就好像經歷了「千生萬死」，更何況一年多次的環球弘法。」[[48]](#footnote-48)

不斷改變的生活場景，不斷新生的各種問題，不斷地反應和回答各種事務及問題，一件事情結束了應該有一個好的舒緩時光，但是並沒有，隨時又要再度面對新問題，就好像是一番生死一樣，不能耽於剛才的榮耀，不能耽於剛才的得意，剛才的供養，剛才的成果，又要跳入新的艱難之中，剛才的一切就只能是死掉了，一切不留痕跡，重新新生，迎接挑戰，再度一番生死。不能做到如此的人，一件事情完成了、成功了，就耽於情境中，享受讚美、供養、榮譽以及安逸，於是致生執著，轉而束縛他人，威權意志出現，名聞利養為重，這修行的道路就算是結束了，今生就這樣安逸地活下去了，沒有生死的艱難，何來千生萬死的經歷？

成長，都必須是捨離已經獲得的安逸，投入更艱難的環境中，才能出人頭地、脫穎而出，大師說：

「從小被老師打罵、責怪，甚至冤枉、委屈，從傷心難過到直下承擔，成長的代價需要經過多少「千生萬死」的心路歷程。及至後來，收徒納眾。許多人羨慕我徒眾滿天下，但是有誰了解：度一個信徒，需要多少年和他周旋，不秉持「千生萬死」的發心，那裡能讓他得度？教一個弟子，需要多少年慈威並濟，不具備「千生萬死」的耐煩，那裡能讓他柔軟受教？但徒眾不解，往往怨怪：「你耳根軟，聽信人言。」「你不了解我。」「你不公平。」其實手心手背都是肉，如果我不從這些情緒的言語裡「千生萬死」地磨鍊出來，如何領眾薰修呢？」[[49]](#footnote-49)

星雲大師自己的成長是幾番的千生萬死，而度化徒眾的過程又是心力的幾番千生萬死，這都是因為，成長不是一蹴可幾的。迷時師度，悟時自度，但最重要的還是自度，始終不自度，永遠不會悟。但是在弟子開悟的過程中，作師父的就要賠上同樣的生死之爭。開悟是甚麼？就是自己想清楚了而不會再質疑，不會再猶豫，不需要鼓勵，不需要讚美，受得住毀謗，但是一定能完成任務。這樣的成長，對任何弟子而言，都不是一次開導就能建立的能力，都是師父弟子千次萬次的意志拉扯、情緒轟炸下才有的結果，這些過程，就是幾番的生死。

對於自己的人生，大師以「千生萬死」的體會來註腳。他說：

「出家六十年來，師長同道中，一些人年紀輕輕就亡故了，一些人老成凋謝，目睹於此，對於「千生萬死」的人生早已感悟良多。信徒之中，有些人因親人傷亡而學佛修行，將小我投入大我之中；有些人因看破世事而積極向道，尋找生命的意義。所以，人必須要經過「千生萬死」的體會，才會珍惜自己的人生。」[[50]](#footnote-50)

人生的果實沒有甚麼是必然的，都是許多偶然事件中的重大抉擇累積起來的，成功也不是必然的，都是面臨失敗還不放棄，而終於找到出路，存活下來了而已。人也不一定都能挺過艱難，面臨社會的共業，許多人甚至早就冤死了，能存活下去的，若不能堅持信念，懈怠一生，也是所在多有。成功的人生，因此沒有不是百死千難、千生萬死的，意思就是再接再厲，不斷繼起，可以失敗，但沒有潰敗，死不認輸，勇往直前，敗中求勝，死後重生，以有用的生命，做無盡的事業，「千生萬死」的人生，才是真正有意義的人生。所以「千生萬死」是「堅持行佛的修養工夫」，也是「勇猛精進的方便法門」。懂得珍惜自己的人生，願意不斷成長、不斷創造的人，才是真正的實踐者。

1. 一切都是當然的：

「一切都是當然的」，這是星雲大師發揮引用的一句很了不起的話，這句話我們平常也會說，但是說得不會很頻繁，甚至，有時候不會同意這句話。對星雲大師而言，這句話指得就是面對屈辱、束縛、限制、毀謗、難堪、艱辛時的法寶，一句「一切都是當然的」，其實就是對於無理艱困之局面事件的寬容，也可以是說紅塵俗世的了然與捨離，堅立起道心佛性，不予計較。所以，其實不是那些不合理的事情是當然應該發生的，它其實是不應該發生的，但是對於求法行佛的人而言，對於世俗世界的出離心中，就包含了對現象世界種種乖離迷惘的事件的包容，包容就不與對抗，包容就放下爭執，包容就超越境界，包容就自己承擔。一切在我，不在別人，別人任何作為，都不是我應該置喙的，所以別人的一切，依別人之意就好，「一切都是當然的」，但是在我自己，就有是非對錯好壞當否，並不是「一切都是當然的」，而是要有所為有所不為的。

大師碰到別人無理的攻擊時，對弟子說：

「多年前，一家雜誌社向我索借三百萬元，我無法應付，便撰文毀謗我，弟子們氣憤填膺，有些人主張筆伐聲討，有些人建議訴諸法庭，當時我在臺北弘法，因此就近於普門寺集合住眾，對大家說：「別人對我們的禮遇尊重，不是當然的，所以我們應該湧泉以報；當我們受到傷害打擊時，則應該認為這是當然的，因為父母生養我，師長教育我，社會成就我，國家保護我，平時我們就擁有這麼多好因緣，相對而言，一些突如其來的挫折逆境，正可以考驗我們的氣度，可以豐富我們的內涵。因為無聊的傷害破壞，是打倒不了一個人的，做一個真正的人，要經得起四面吹來的八風，將一切的橫逆都視為是當然的……。」一席話下來，總算平息了大家的怒氣，也趁此機會，隨緣上了一堂「宗門思想」課程，只是有誰知道從非當然到當然，我是經過了多少的修證歷程，才有這麼堅固的信念與體悟。」[[51]](#footnote-51)

能夠把別人的辱罵橫逆放下，不氣憤，不抗爭，這是佛門無諍法的實踐落實，為什麼要無諍？「諸法皆空」，別人的無賴又能當得了幾何？自己對別人的責罵的反應不正是活在俗世中的明證嗎？既已出家，就是抱持著出世的心情，在紅塵之中救世度人，紅塵俗世之中有多少是非是真是非？多少真假是真真假？何須在意？出家人要的是佛陀的印心見證，不是人間瘋子的高貴虛榮，所以不予計較、不去爭辯才是對的，是非的標準並沒有改變，而是事實的真相被人遮蔽了而已，若是涉及個人方面的事情，就完全不必申說，若是涉及眾人的福祉，那還是要澄清的。

「一切都是當然的」，指得是個人受到傷害時，對於別人的惡意作為，視為當然，亦即不去還擊，虛心接受，以寬容心待之處之，其實就是原諒了這個人，一切自己承擔下來就好，既能止息紛爭，又能省下無謂的精力，把力氣用在有用的事情上，創造更美好的人生。真相是隨人選擇性地相信，誰相信甚麼就表示誰自己是甚麼格局，這還是操之在人，無法可改，不必辯諍。

星雲大師自己在叢林學習的時候，碰到十分無理的教育方法，大師都接受了下來，關鍵就是打得念頭死，不必爭辯，爭辯就是世俗的世界，不爭辯，直接對越在天，上達佛心，不理會世俗的蠻橫，心止如定，這正是最好的工夫修煉方法。大師說：

「深感凡事如果都自認有理者，就不易成長。在過去，有老師耳提面命地教我，如今弟子、信徒有時也會不吝「指教」，對於這些，我都「想當然耳」地承受「教誨」，因為「吾愛尊嚴，但吾更愛真理」，在真理的面前，沒有長幼之序，也沒有尊卑之分。」[[52]](#footnote-52)

這裡所說的真理，其實不是別人的話是對的，而是別人不對的話要放下，無諍才是真理，無諍之時無我，無我之時有般若智，只有真正具備了般若智者，才能真正發起菩提心。學佛就是要發菩提心救眾度人的，凡事自認有理，就不易下人，凡事自認有理，就不易讓人，不下人、不讓人又如何救世度眾呢？你讓他，他才聽你的話，你才有機會度他。如此而已。大師說得很清楚：

「直到現在，我還是一直以「一切都是當然的」來自我勉勵，教育徒眾。弟子中曾有人問我：「您教我們要『想當然耳』地服膺真理，什麼是真理呢？是現代的知識科技？是經典裡的十二分教」？我覺得這些都是，但也都不是，因為真理不假外求，在自性中本自具足，最重要的是必須懂得尊重與包容，否則即使是讀遍千經萬論，學富五車，也不過是窮人數他寶，自欺欺人，一旦境界來臨，還是照樣被五欲塵勞所障礙迷惑，有時甚至鑄成大錯，還不自知。一切「當然」，那就能心境一如，物我兩忘。」[[53]](#footnote-53)

「真理」就是一個佛門弟子對自己的行誼堅定不移，對弘法利生的信心堅定不移，不會動搖，不會嗔怒，不會放逸，不會放棄。對任何人都有能力面對應付，對任何事，都有自信完成任務。不論多大的艱苦，不論多麼難堪的局面，都能尊重無理，包容愚昧。因為是我要度人，而不是人要度我，因為我不是要對方獎賞我，而是我要對方成長，因此對方給我的任何屈辱都要超越，超越之後，就是海闊天空了，若是不能超越，僵持在當下，爭辯是非對錯，則弘法度眾的進程停止不說，就連自己精進修行的道路也阻斷了。這是因為，是人本自愚痴，卻又好勝，你與他爭辯，只會加重他的執著，同時顯出自己也是愚昧且執著，這就是境界來臨，結果他人的愚昧自大引出自己的五欲塵勞，這就是爭執的結果，不如視為理所當然，無諍，因而無我，因而般若，因而菩提心，「心境一如，物我兩忘」。沒有罣礙，自度度人。

「一切都是當然的」這句話真正是最有力量的修行法門，大師說：

「時局所造成的悲歡離合固然無奈，看盡世間的人情冷暖更足以勘破一切。初來臺時，衣衫襤褸，饑不飽腹，既無人留單，也無人賞識。縱使別人給我諸多不便，讓我難堪至極，但我都視為是「當然的」，因為他們與我非親非故，沒有理由照顧我，所以我向來沒有記恨在心。一念「當然」，增功進德，其實這也是生活中的修行。」[[54]](#footnote-54)

美好的社會需要有心人去建立，否則世間種種的不堪之事都會發生，既然發生了，不行也得行，忍下來，活過來，然後努力建立美好的社會，這就是有菩提心的修行者的寫照，而不是在艱苦中倒下，在困難中放棄，這樣才是修行。修行不只是在安逸中自找苦吃叫修行，修行更要是能在艱苦中屹立不搖才是修行。

修行還要能夠吃虧，大師說：

「類似這些吃悶虧的例子可說是不一而足，我全都視為是「當然的」逆增上緣，而其他弘法時所遭遇的挫折艱難更是不勝枚舉，我也都覺得是「當然的」娑婆實相，所以我不會因此就憤世嫉俗，怨天尤人，反而以此為鑑，廣結善緣，開創先機。」[[55]](#footnote-55)

星雲大師堅貞的佛門精神，卻總是在中國佛教會的事務中不得善緣，其實就是屢遭排擠，吃虧很大。其實，出家了就是出世了，勢不得已才有佛教會，只是為與政府交涉的不得已的機制，決不是地位的象徵，也不是榮譽的賦予，僧人不察，雖已出家，卻又入世，紅塵俗世中找到一個權力的平台馳騁其上，而不是藉由它利益眾生，為法忘驅，藉此修行。不過，這也真是當代佛教運動的弔詭，在中國佛教會屢屢不得其門而入的星雲，在五六十年的僧人生命中，卻創造了「國際佛光會」，卻與「世界佛教徒友誼會」結下了深厚的因緣。佛教就是出世的宗教，入世是為服務而不是為權位，若反此而行，就是異化。唯真心出世，故而能成就世間事業，而有更為超越的成果。如其言：

「所以，將一切視為是「當然的」，並不是畏事退縮，而是必須先認同這個世間，了解整個環境以後，從直下承擔、自我改造做起，只要能堅此百忍，力爭上游，必定可以超越凡塵，得其所哉！」[[56]](#footnote-56)

「一切都是當然的」，就是說眼前不合理的事情自然是會發生的，而這就是要我去包容承受的道業，所以說是要「認同這個世間」，然後要「直下承擔」，最後必可以「超越凡塵」。這一切的道理，星雲大師深有體會，並且做到而見證了。所以他在結語中說：

「在人海沉浮裡，受苦受難、委屈冤枉都是「當然的」，唯有堅持信念，我們才可以隨遇而安，隨緣生活，隨喜而作，隨心而住，為自己找出通路；在這個世間上，給人歡喜，給人信心也都是「當然的」，只有抱定這種決心，我們才能夠不計得失，無視榮辱，盡其在我，為所當為，一切皆「當然」耳。」[[57]](#footnote-57)

要弘法，就要受得委屈，要利生就應承受冤枉，這些都承受不住，只落得個人間鬥士，不能成為出世間的大士。「一切都是當然的」其實就是「一切都是別人的」，人間的榮譽、財富、地位、利益，都有人要搶奪，出家人自是不搶的，就都讓給別人吧，過程中顯然種種人性的不堪之舉，也只能視若無睹地忍下來，寬容，包容，事情自己做，利益歸他人，「一切都是當然的」，「一切都是別人的」，這樣，道心堅立，佛事可成。

所以「一切都是當然的」，就是「勇猛精進的方便法門」，也是「面對社會的接引智慧」，能夠不計較，這是真具備了「般若智」，能夠承擔下來，這是真實踐了「菩提心」。這是一句非常有力量的話，而筆者也神妙地做了註解，就是「一切都是別人的」。

1. 不要做海豚：

「不要做海豚」，這句話是說人生要為理想而做事，不是為一點小利益而做事，更重要的是，請人家做事，不要認為是施恩，而要尊重幫你辦事的人。

星雲大師志向高遠，願意承擔重責大任，願意為一切眾生服勞役，但在年輕時期，一貧如洗、一無所有，雖有鴻鵠之志，卻無登天之梯，生活，難免要在別人的賜予中度過，而給予的人，有時不能體察這位青年的志向，以為自己幫助了他，就不免會讓星雲大師心中不快，認為自己不是為了一點點報酬而來的，所以他說：「不要做海豚」。

不過，大師舉了三個例子，一是妙果老和尚，在大師幫忙了書筆工作之後，一定奉上一杯牛奶。二是主編人生雜誌時，主事者都多做一道菜給星雲大師享用，問題就是多嘴地說了這一句。三是二十六歲擔任中國佛教會常務理事，但因意見與諸位長老不合，遂辭去常務理事之職。這三件事，大師都認為別人是給予小魚，讓海豚享用，因為海豚費力的表演就是為了之後有一尾小魚而已。大師認為自己不是為了一點點甜頭而來書筆、來編輯、來參與的，所以心中不免有所委屈。其實，這幾件事都是發生在星雲大師二十幾歲不到三十之間的階段，大師剛到台灣，一無所有，唯一有的是不忘初衷，要把在大陸不能做到的佛教改革的事業在此推行，心志比天高，唯環境仍然配合不上，自己一無所有，資源不足，不免只能做些小事，心中並不暢快，唯一有擁有比別人多的就是志向與理想而已，因此看事情標準會較高，處事的態度也會較嚴峻。從上述三個例子來看，其中涉及的他人未必有惡意，也未必有輕視之意，只是大師當時年輕，苦頭倒是吃了不少，吃苦視為正常，甜頭倒不曾想過，於是把別人給的甜頭當作小魚，反而不習慣了。筆者以為，換個年齡來面對時，大師未必會有之前的反應了。

小魚的感受在大師的人生中還是繼續發生，台泥公司董事長母親往生，想請大師去誦經，並且會贈送水泥幫助興建講堂，大師卻覺得人家是在用小魚換取誦經，甚為不快，拒絕前往。有恃者通報有人願意捐助十萬元，但要請大師移駕麻竹園見面交付，大師以為對方無禮，不願前往。但是對於其他一些更為小額的捐助，卻欣然接受，或甚至禮貌退還。大師前述兩項舉動，其實也是發生在艱困時期，別人是否真的有「呼之即來」的心態，尚未可知，但是大師的自我認知，卻不容他人鄙視。筆者似乎想到，這是否也是中間傳話人的格局所致，因為他們覺得這是莫大的受報，大師肯定歡喜接受，所以傳話時刻意強調人家的給予，但這卻反而讓星雲大師受到屈辱，故而不願接受。筆者還認為，這兩件事情發生的當時，可能大師正好心情不是甚好，所以反應如此，若是在其它時空，也許就智慧地化解了。

當然，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，施予者一方，也是需要有智慧的，星雲大師說：

「其實，給人一張紙、給人一幅畫、給人一些歡喜、給人一句讚美、給人一點獎勵、給人一點安慰，乃至給人一點希望，給人一點祝福，都是十分美好的事情，但是千萬不要把他當成銀貨兩訖的交易。佛教裡的「無相布施」，所謂「三輪體空」，將施與受應有的關係發揮到了極點。因為我們是人，不是海洋公園裡表演的「海豚」。」[[58]](#footnote-58)

要注意，被幫助者是有自尊心的，也是有能力的人，而且，有時候不是施予者幫助了被施予者，而是施予者自己要給被施予者一些甚麼東西，而這些東西未必是被施予者即時需要的東西，因此反而是施予者的索討了。對於別人真正需要的東西，要無相布施，不是別人需要的東西，作為禮貌性的結緣是很好的，作為隨後要索討的藉口，就不好了。

這種了解，跟宗教的參與也是一樣，佛教度人，希望別人信仰，但不是以宗教來綁住人心，更不會以不信教就會有災難來恐嚇別人，大師說：

「所以，每次為初信者加入佛教舉行皈依典禮的時候，我總是向大家先釐清一點：「皈依佛教以後，你可以轉信其他宗教，這就好比轉學一樣。一些宗教說不信的人會遭到天打雷霹，是在利用神權來控制人，佛教不是如此。皈依佛教最主要就是皈依自己，每一個人自性中就有佛、法、僧三寶，皈依佛教是教我們認識自己，找到自己......。」這樣的說法，每每贏得大眾的歡喜，許多原本只是觀禮的人也皈投在佛陀的座下。我想這是因為我沒有將「人」視為「海豚」，用小魚去引誘他們的來去吧。」[[59]](#footnote-59)

有所求而來信教者固然有之，但無所求而只是願意學習而參與宗教事務者亦大有人在，對於後者，就不能以利益誘之，以利益誘之，對方反而不願意參與了，因為這樣的宗教變成只是一個虛偽的幫派團體而已。對於有知識有自尊的人而言，是不會為了利益或恐懼而來參與宗教的，除非是在人有急難時，會急病亂投醫時，才會盲目接受，因此，以正知見相交，不以恐懼嚇人，不以利益誘人，是當今社會的宗教界對待知識份子應有的接引原則。不參加宗教會下地獄嗎？只要讀一讀《楞嚴經》，就會知道這些魔事恐嚇說法的虛假，可以不攻自破，唯世人無知，易受恐嚇，此時，《楞嚴經》正是無畏布施的寶典。

「不要做海豚」，這句話最後是對所有的人的人生規劃而說的，人就是要來做事的，但是是為了理想而做事，不是為了小魚的利益而做事，大師說：

「所以，在此奉勸大家：如果為了眼前的利益而做事，人生不會產生力量。權利、義務雖然是對等的，但，人不是「海豚」，盡義務不是一時的表演，重權利也不只是為了得到一條小魚。要建立起大是大非、大功大德的觀念，要懂得生活是為了完成宇宙繼起的生命。人，想要活得朝氣蓬勃，必須要往遠處看，往大處想，不要念念為了小魚，才要表演。」[[60]](#footnote-60)

　　人生的目的在於服務，生命的本質在於實現理想，這樣的人生都是為理念而工作，不是為利益而做。一旦人是為了理想而工作，一定士氣高昂，主動積極。在家人有養家的需求，有時為了五斗米折腰是不得不然，關鍵就是職場的主事者要有尊重他人的心胸，若是沒有，在家人也只好忍耐，不能太瀟灑地拒絕。至於有相當專業的在家人，工作是可以選擇的，就不必太過委屈，要尋找有意義的工作，能利人利己的工作，且有尊嚴的工作。若是出家人，已經無我了，抱持服務的精神，其實是不需要酬勞的，但是為了度眾，又不能拒絕因緣，因此稍忍一下也不是不對的。

「不要做海豚」，這句話有一些不同的發揮方向，我以為，把它放在「堅持行佛的修養工夫」，就可以善體會了，重點就是不論出家在家，人都要做有理想有價值的事業，而不只是做對自己有私利的工作。這就是要以發「菩提心」做為人生的方向。

1. 舉重若輕

　　「舉重若輕」是形容一個人做事不慌不忙從從容容地完成，對別人看起來很艱難的任務，在他的身上就很容易解決。這樣的一句話當然是對個人能力的恭維，星雲大師就受到了這句話的讚美，並且，筆者可以感受到，謝這篇文章的時候，星雲大師幾乎有意興風發的心情，因為他在文中細數了五十餘項自己在佛教界的第一。首先，他說他自己堪能承受此語：

「佛教學者唐一玄居士曾任軍醫院院長多年，後來在各個佛教學院授課，佛教著作甚多，由於與我的觀念風格不同，對我一向批判多於讚美，但有一次，他竟然很高興的讚美我處理事情「舉重若輕」。我一生受人批判也好，讚美也好，多不介意，但唐老的這一句「舉重若輕」，頗令我感到受寵若驚。繼而回想自己一生立身行事，的確是本著香嚴智閑禪師的詩偈「處處無蹤跡，聲色外威儀」來待人接物，這句話和「竹影掃階塵不動，雁過寒潭水無痕」的意義相同，也就是說什麼事過去了就算了，絕不會計較得失，或是留戀或懊悔。唐老以「舉重若輕」四個字來形容我的為人處事，自覺堪能承當。」[[61]](#footnote-61)

星雲大師自覺堪能承受這句話的讚美，因為他固然做過很多事情，但都是過去就算了，不會計較得失，也就是說對別人很得意的事情，可能費盡了辛苦才完成，因此完成以後需要很多的讚美，會停留很久都不再做新的別的事情。但是星雲大師則不然，完成一件事情的艱難固然與人相同，但是事情完成之後就放下了，不會邀功，不會戀棧，因為還有很多別的該做的事情時，就又去做事了，不會在一件事上停留過久。只是，做每件事情的時候，星雲大師也是要付出極大的辛勞的，要準備，要構思，要打腹稿，要花時間，但總因為事情本身是有意義的，所以都能夠順利完成，大師說：

「凡此都因為我稍具發心、願力，所以雖然困難重重，我也不覺其難；因為我非常注重情義和結緣，所以儘管備嘗艱苦，我也甘之如飴；因為我肯隨緣、隨喜，所以即使忙碌不堪，我不覺得忙不過來；因為我願意忍耐、承擔，所以縱然一無所有，我不覺得空乏無力。總之，無論什麼繁複的事情到了我這裡，都因為我心甘情願，無怨無悔，所以自覺能夠「舉重若輕」地承擔。」[[62]](#footnote-62)

星雲大師能吃苦，甚麼事情都能做完成，再大的重擔也扛得下來，無非為的就是廣結善緣、救人度眾，所以才有那麼大的精神力量。但是，要能千處祈求千處應，那可不是一般的能力吃得下來的，那是必須觀機逗教，隨機應變的，尤其是表現在帶領世人的時候，大師說他自己時常和眾多不同類型人們說話，而大師的說話，決不是五四三閒扯淡的說話，而是言必有中的說話，而是說些對人們有益的話，如何而能讓大家都聽聞有益呢？大師說：

「總之，我應機說法，讓信眾能將佛法帶到日常生活之中；我觀機逗教，讓大家發揮所長，所以就能夠「舉重若輕」地將佛教帶動起來。」[[63]](#footnote-63)

大師的講話，都是要接引入佛門的講話，人家願意傾聽，就是對佛教的信任，也是對大師的折服，因此講話一定要講到內心讓人感動。大師為什麼會有這麼多的智慧能跟不同行業的人說話呢？筆者以為，一方面佛法無邊，問題相同，故而能以根本原則肆應個別領域的問題，二方面也是星雲大師善觀察、善聽聞、善收集、善用心，平日關心各種問題，對各行業的難處有所了解，所以說話能夠言入心通。三方面大師本就關懷人民百姓，本就樂於親近眾人，本就要接引度眾，一顆關懷的心就容易融化人心了。對於社會人士、一般信徒是如此，對於自己的出家弟子就更需是如此了，他說：

「徒眾亦然，無論他們有多少人，有多少問題，因為我在思想上能夠和時代的脈搏一起跳動；我在方法上，能夠隨著各人的根性施以不同的教化；我對於弟子不如法的地方能夠心懷慈悲，循循善誘；我對於他們不懂事的地方，能夠寬容諒解，不去計較，所以再冥頑不靈的人，我都可以「舉重若輕」予以轉化。」[[64]](#footnote-64)

所以，「舉重若輕」從來不是真的很輕鬆的事，而是有心承擔，不怕辛苦，自己承擔了絕大部分的重責大任，又不喊苦，又不矜持，不計較，別人在外面看著以為很輕鬆，其實當事人是很吃重的，否則何來舉重？只是有心願意，不僅因材施教，更且寬容諒解，這才能發落得千餘弟子個個成材。

還有一般社會人士，不管信不信佛，總之把星雲大師當作可以傾吐解惑的智者，大師也能一一化解，例如：

「信徒婚姻的危機，我以一句「愛，才能贏得愛」來挽回；演藝人員間的衝突，我以長生童子忍辱的故事來化解；政治人物的心結，我以「退一步，海闊天空」勸和；信徒失去親人的傷痛，我以「死如移民」的比喻給予撫平，餘如信徒財產糾紛、兒女問題，教界人士間的勃谿誤解等一切疑難雜症，都由於我能認識問題癥結所在，直接切入核心，給予大家，所以能「舉重若輕」，片言化解。」[[65]](#footnote-65)

確實，大師的處理都是切入核心，直指事情的關鍵要害，問題是，可能其他人也曾經講過類似的話，當事人卻不能醒悟，卻願意聆聽大師的開導，關鍵就是，大師的信服力能夠折攝人們，因為大師自己能夠做到，因為大師沒有個人的利益牽涉其中，因為大師僅以智者的身分贈予法語，故而人能接收，而這也是大師他接引眾生的重要法門。

「舉重若輕」除了個人的承擔、準備、寬容、智慧之外，還有團體事業的充分準備，大師說：

「許多人好奇地問我：「怎麼有辦法舉辦這麼多的活動，同時還能解決這麼多人的吃住問題呢？」我想最主要的秘訣是因為我們平時訓練人才，事前周密計劃，開會討論意見，懂得分工合作，所以無論來的人再多，時間再緊湊，都能夠達到「舉重若輕」，事半功倍的效果。」[[66]](#footnote-66)

團體眾人的活動，就不單是靠個人的能量精力便能完成的，而是要眾人的力量，而且是能團體運作的力量，這就需要事前更多的討論、開會、推演，事中的群策群力，分工合作，才能達成，不是一句簡單的「舉重若輕」就夠了的。接著，星雲大師便細數了五十餘個台灣佛教界的第一，表示他的創發力是如何地猛進，也同時看到了大師的豪氣干雲。最後，大師結論道：

「所以，「舉重若輕」的真義，並不是在表面上將「重」的事物變「輕」，而是要我們做好心理的建設，不將「重」的感覺擺在前面，自然就能獲得「舉重若輕」的泉源，如流水載物般，處處無礙；「舉重若輕」的要訣，也不是刻意躲避「重」任，「輕」率行事，而是要我們遇事承擔，運用智慧，自然就能培養「舉重若輕」的能力，如獅子奮迅般，衝破難關。」[[67]](#footnote-67)

看來，事情的艱難從不是星雲大師的難題，是否堅定道心才是要考驗的功課，願意承擔才是最重要的，只要願意承擔重任，重任也能輕舉。可以說，「舉重若輕」是「堅持行佛的修養工夫」，也是「面對社會的接引智慧」，這都是因為擁有了「菩提心」所致。

三、小結

星雲大師《往事百語》裡的智慧心法，句句都有深刻的意義，既是大師自己實踐的結果，也是可以傳諸久遠而為眾人所效學的智慧，筆者將對這部淺顯易懂的著作，進行一篇篇的討論，以自我反思，並向大師學習。限於時間，暫寫至此，後文待續。

1. 《往事百語(一)心甘情願》，佛光出版社，1999年發行，頁87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)
2. 《往事百語(一)心甘情願》，頁88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)
3. 《往事百語(一)心甘情願》，頁89。 [↑](#footnote-ref-3)
4. 《往事百語(一)心甘情願》，頁89。 [↑](#footnote-ref-4)
5. 《往事百語(一)心甘情願》，頁90。 [↑](#footnote-ref-5)
6. 《往事百語(一)心甘情願》，頁92。 [↑](#footnote-ref-6)
7. 《往事百語(一)心甘情願》，頁92~93。 [↑](#footnote-ref-7)
8. 《往事百語(一)心甘情願》，頁96~98。 [↑](#footnote-ref-8)
9. 《往事百語(一)心甘情願》，頁98。 [↑](#footnote-ref-9)
10. 《往事百語(一)心甘情願》，頁99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0)
11. 《往事百語(一)心甘情願》，頁102~103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1)
12. 《往事百語(一)心甘情願》，頁103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2)
13. 《往事百語(一)心甘情願》，頁103~104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3)
14. 《往事百語(一)心甘情願》，頁104~105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4)
15. 《往事百語(一)心甘情願》，頁107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5)
16. 《往事百語(一)心甘情願》，頁110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6)
17. 《往事百語(一)心甘情願》，頁116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7)
18. 《往事百語(一)心甘情願》，頁117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8)
19. 《往事百語(一)心甘情願》，頁118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9)
20. 《往事百語(一)心甘情願》，頁118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0)
21. 《往事百語(一)心甘情願》，頁119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1)
22. 《往事百語(一)心甘情願》，頁119~120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2)
23. 《往事百語(一)心甘情願》，頁122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3)
24. 《往事百語(一)心甘情願》，頁123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4)
25. 《往事百語(一)心甘情願》，頁124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5)
26. 《往事百語(一)心甘情願》，頁124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6)
27. 《往事百語(一)心甘情願》，頁131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7)
28. 《往事百語(一)心甘情願》，頁132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8)
29. 《往事百語(一)心甘情願》，頁134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9)
30. 《往事百語(一)心甘情願》，頁137。 [↑](#footnote-ref-30)
31. 《往事百語(一)心甘情願》，頁139。 [↑](#footnote-ref-31)
32. 《往事百語(一)心甘情願》，頁140~141。 [↑](#footnote-ref-32)
33. 《往事百語(一)心甘情願》，頁141。 [↑](#footnote-ref-33)
34. 《往事百語(一)心甘情願》，頁147~148。 [↑](#footnote-ref-34)
35. 《往事百語(一)心甘情願》，頁149。 [↑](#footnote-ref-35)
36. 《往事百語(一)心甘情願》，頁160。 [↑](#footnote-ref-36)
37. 《往事百語(一)心甘情願》，頁161。 [↑](#footnote-ref-37)
38. 《往事百語(一)心甘情願》，頁165。 [↑](#footnote-ref-38)
39. 《往事百語(一)心甘情願》，頁166~167。 [↑](#footnote-ref-39)
40. 《往事百語(一)心甘情願》，頁168。 [↑](#footnote-ref-40)
41. 《往事百語(一)心甘情願》，頁169。 [↑](#footnote-ref-41)
42. 《往事百語(一)心甘情願》，頁176~177。 [↑](#footnote-ref-42)
43. 《往事百語(一)心甘情願》，頁177。 [↑](#footnote-ref-43)
44. 《往事百語(一)心甘情願》，頁179。 [↑](#footnote-ref-44)
45. 《往事百語(一)心甘情願》，頁181。 [↑](#footnote-ref-45)
46. 《往事百語(一)心甘情願》，頁189。 [↑](#footnote-ref-46)
47. 《往事百語(一)心甘情願》，頁194~195。 [↑](#footnote-ref-47)
48. 《往事百語(一)心甘情願》，頁196。 [↑](#footnote-ref-48)
49. 《往事百語(一)心甘情願》，頁201。 [↑](#footnote-ref-49)
50. 《往事百語(一)心甘情願》，頁202。 [↑](#footnote-ref-50)
51. 《往事百語(一)心甘情願》，頁204。 [↑](#footnote-ref-51)
52. 《往事百語(一)心甘情願》，頁211。 [↑](#footnote-ref-52)
53. 《往事百語(一)心甘情願》，頁211~212。 [↑](#footnote-ref-53)
54. 《往事百語(一)心甘情願》，頁215。 [↑](#footnote-ref-54)
55. 《往事百語(一)心甘情願》，頁218。 [↑](#footnote-ref-55)
56. 《往事百語(一)心甘情願》，頁218。 [↑](#footnote-ref-56)
57. 《往事百語(一)心甘情願》，頁220。 [↑](#footnote-ref-57)
58. 《往事百語(一)心甘情願》，頁232。 [↑](#footnote-ref-58)
59. 《往事百語(一)心甘情願》，頁233。 [↑](#footnote-ref-59)
60. 《往事百語(一)心甘情願》，頁238~239。 [↑](#footnote-ref-60)
61. 《往事百語(一)心甘情願》，頁240。 [↑](#footnote-ref-61)
62. 《往事百語(一)心甘情願》，頁242。 [↑](#footnote-ref-62)
63. 《往事百語(一)心甘情願》，頁246。 [↑](#footnote-ref-63)
64. 《往事百語(一)心甘情願》，頁247。 [↑](#footnote-ref-64)
65. 《往事百語(一)心甘情願》，頁247~248。 [↑](#footnote-ref-65)
66. 《往事百語(一)心甘情願》，頁248~249。 [↑](#footnote-ref-66)
67. 《往事百語(一)心甘情願》，頁257。 [↑](#footnote-ref-67)